

# 男权文化的失落

——沈从文《丈夫》评析

邓利苹,黄德志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在沈从文描写湘西农村的作品中,大部分都书写健康、自然的农村生活,讴歌美好的人性。在《丈夫》中,沈从文从现实主义角度展示了穷苦人民在贫困面前的悲惨生活,在经济压迫下,男性意识的削弱造成了男性的失语以及为了生存丈夫所遭受的金钱压抑和生理压抑,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

**【关键词】**男权文化;话语挫败;金钱压抑;生理压抑

**【中图分类号】**I207.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1-0037-03

沈从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坛的高产作家之一,在他的小说中,大部分是以湘西农村为背景,描写当地朴质、健康、自然、充满爱与善的牧歌式的生活方式,讴歌美好的人性,从文化的角度来表现已经被人们所淡忘的乡村生活和民间生活。沈从文是个注重人性美的作家,对生命诗学极度推崇,但是,“他并没有将这种人性片面夸大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单一存在。他发现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也看到了这种金子与泥沙混杂在一起。”<sup>[1]</sup>短篇小说《丈夫》虽然描写的是湘西生活场景,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揭示了湘西农村经济崩溃,人们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在《丈夫》中,沈从文通过细致的描绘,细腻的心理描写,从多角度对男权文化进行了阐释,以及在落后的经济生活环境中,男权文化的失落。文中,作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生动的阐释,并且细致地昭示了这一全过程。

男权文化源于男权社会。中国的男权文化最初是由君权、父权、族权、神权四部分组成。从《论语·颜渊》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至清朝,男权文化在男权社会中发挥到了极致,乃至全中国,都处在男权文化的阴霾之中。沈从文笔下的《丈夫》,也是一个有着男权文化色彩的湘西农村,但是这里的男权文化却在作者的笔下,在经济贫困的压迫下,一点点丧失,丈夫在男权社会中的主导性地位被削弱。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经济地位的动摇导致了男权在生活中的失语和在金钱面前受到的男性压抑,以及对钱权崇拜失败后的人性复归与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

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社会生产能力决定社会地位,母系氏族也是遵循此规律。男子在外打猎,很多时候不能有收获,而氏族生存主要还是靠以采摘野果的女子维系,因此形成母系氏族。而随着生产

力的提高,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生产中的重要体力劳动还是由男子来完成,由此又过渡到父系氏族。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处于社会中的生产能力是决定男权文化存在的基础。黄庄这个湘西农村也不例外,生活的贫困,让许多忠厚丈夫送强健女子到城里去做被他们称作“生意”的船妓。“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身体已经被符号化地置于男权社会的网路中,并在男权文化的大语境下,被赋予了带有男性观念色彩的只能义务:为生育的机器,或为赚钱的工具。”<sup>[2]</sup>在这样一种伦理的流失中,丈夫的男权意识受到了影响,造成了失语和作为丈夫男性身份的丢失。

## 一 话语挫败

自父系氏族以来,男性在社会中都具有主导性地位,无论在社会事件和家庭生活中,都有着崇高的地位。“一个大家长,需要征服,需要治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俯视众生,觉得有无数人,其实占了人类的一半(女性),天生比他低贱。”<sup>[3]</sup>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话语中,男性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的古往今来的流传,给男性意识带来了某种潜在的自豪感。

丈夫从乡下到城里来看望妻子,换上一身浆洗得干净的衣服,带着红薯、糍粑,当他找到妻子所在的船时,看到妻子的改变,顿然吃惊,而当妻子问起五块钱,家乡养的猪时他才感觉到自己还是有丈夫身份的,因此开始抽烟谈话,这里,从反面可以看出,当丈夫见到妻子时那种陌生感让他吃惊之外已经失语了,而妻子坦然地谈起乡下,才让他重拾丈夫身份,失语稍有缓和,毕竟也开始和妻子谈起了家乡。但是,这样的情境对男权失语只是一个缓冲,而这种暂时的语言处境并不多久就被晚上妻子接客打破了。他只能到后舱去低低的喘气,想起家里的鸡和小猪,顿生“如今和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

收稿日期:2011-11-21

作者简介:邓利苹(1987-),女,四川内江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很远”的怅然失落。

这种男性失语在丈夫见到水保时掀起了高潮。当水保来找老七,只有丈夫在船里,由于栗子所引起的谈话,让“正苦无话可说的年轻人,得到同情他的人”,“这个人太需要说些家常话了”,可以看出,丈夫在妻子面前,话语上受挫,而自己的男性尊严也在此时有了丧失,丧失了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丈夫心里的苦闷得不到释放,一种无话可说,无人可说的心理压抑,在他看出水保并不拒绝他的谈话时,就连预备到跟自己的妻子用作枕边诉说的各种事情都拿来和水保说了。这样的丈夫在妻子面前的失语,也是一种在女性面前由于经济的窘迫而造成的心理压抑,形成不对等的对话体系,在不平衡的对立关系中,男权主义在此削弱,让丈夫丧失了主人翁意识,而以一种罕见的附属意识而存在,特别是在传统的社会里,这样的打击对受男权文化意识所影响的普遍中国男人都是不易接受的,也为后来丈夫人性的觉醒,人道主义的复归打下了基础。在女性面前的失语,特别是作为自己妻子的女人面前,心里的极大苦闷,让丈夫甚至与一个素不相识的男性面前,将只适合于同媳妇睡在同一个枕头上的私密的话也对水保说了,这无疑让丈夫的巨大失语挫败感体现到了极致,内心的苦闷与现实的悲哀结合,终于在现实面前低下头来。男性尊严的丧失,在丈夫的潜意识里形成。

当这种潜意识形成后,丈夫的心便压抑了,也导致了情节的严重。当妻子和五多、大娘回到船上后,这个年轻的丈夫,只是一句话不说,静静地坐在舱里。他无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的地位,又无力维护自己作为男人的主导地位,内心的恐惧与现实中的无力相纠缠,人性与现实也开始进行了较量。沉默是丈夫的唯一选择。

## 二 金钱压抑

黄庄是湘西农村很普遍的村庄之一,这样普遍的村庄,却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而带来的生活上的贫困,“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德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在经济上的无能无力不但让许多忠厚丈夫送强健女子到城里去做被他们称作“生意”的船妓,自己也在困苦的生活中丧失了男性的自我与尊严。“在这个年轻丈夫得到乡下,有关丈夫的观念完全被一种非常态的乡村观念所代替。由于生活压力,这里的乡下把传统的基于爱情的夫妻关系加入了

维持基本生存的经济关系。”<sup>[4]</sup>

当丈夫见到在船上做“生意”的妻子时,便被妻子着装上的城里人的派头给惊讶了,相比之下,妻子能挣钱养家糊口,自己也得靠妻子每月把城里所挣的两天的钱生活,男性尊严便在金钱面前有所退缩,让做丈夫的在妻子面前也手足无措了。“因为作者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所以作家表现他们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的情形中打发日子的辛酸遭遇和生命的尊严,是根植于他对所谓人性的认识的。”<sup>[5]</sup>特别是当丈夫的烟管被妻子夺去,而塞给他一支“哈德门”香烟时,丈夫的男性意识又开始膨胀,又找回了自己作为男人的主导性尊严。其实这种性格的劣根性体现了鲁迅笔下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随着夜晚的降临,妻子在船上开始接客,丈夫又回到了“想做奴隶却不得的时代”。妻子任人蹂躏,自己的人格尊严也遭到了践踏,但这时的他还尚未觉醒,只是有了某种潜意识的与家远离的沉默。

由于经济上的长期受压和贫穷,丈夫在钱权面前也是低眉的。与水保的谈话,丈夫更是有种对钱权的崇拜感,整个过程中,他关注着水保穿的用上好柿油涂过的猪皮靴子,软鹿皮抱兜,奇大无比的黄金戒指。当水保走后,丈夫更是有种想唱歌的快乐感,那是因为他第一次和这样尊贵的人说话,还喊他做朋友,要请他喝酒。这样的满足感是在长期的贫困中慢慢丧失自己的男性尊严和身份的情境下,被突然一位具有钱权身份的人物平等相待时所滋生出来的一种卑劣意识。而最能体现这种经济压迫的情境是在丈夫由于不堪自己的妻子遭人侮辱,男性尊严有所复归,强烈的男权意识挣扎着抬起头来,自尊和骄傲使他深深意识到做丈夫的耻辱,愤怒的心滋生了一些原始人不缺少的情绪,他想着要回家去。可是,看到妻子给自己买的胡琴时,他便不能再坚持了,本来由于受到刺激而觉悟的男性尊严又在物质的满足下再一次丧失。

## 三 生理压抑

一直以来,在男权文化统治下,女性总是不自觉的依附于男性而生存,甚至通过取悦男人来获得男性社会的认可。在沈从文的以湘西为背景的系列作品中,人性是至高无上的主题,对生命的尊重、人性美的尊崇,使得产生在沈从文笔下的尽是些具有人性美的人物形象,男性形象在这里并非独断、专行,却也有着普遍的男性意识。作为丈夫,在做船妓的妻子面前,不但在话语、金钱上受到了挫败,在生理上,丈夫同样隐忍着痛楚。

晚饭之后,妻子开始接客。在丈夫的面前,醉酒

的客人大大嚷嚷要与妻子亲嘴睡觉,丈夫识相地“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得喘气,一面把含在口上那枝卷烟摘下来”,从心理上说,丈夫已经受到了伤害,在眺望河中暮景时,想起家里的鸡同小猪,生出“与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的怅然失落。

丈夫的人格尊严受到了侮辱,妻子的工作剥夺了他作丈夫的权利,但在现实面前却又无可奈何。同水保的交谈让他内心愉悦,甚至幻想出同这种尊贵的人做朋友的莫大荣耀。他以为水保是妻子的财神,他以此为傲。当男性的尊严在内心复苏,生理需求被剥夺激起了内心的不安和愤怒,在他脑中水保曾经“尊贵”的形象变成了“一个用酒糟同红血所捏成的橘皮红色四方脸”那般,极其讨厌。

可以说,作为男人的本性已开始脑中慢慢地复苏,蒙昧意识也在男权的潜在苏醒后开始打破。但蒙昧状态也非彻底觉醒,他还抱有幻想,人性的劣根性让他愿意同妻子讲和,愿意同她在床上说点家常私话。妻子换解衣服时,有意的露出风情的红绫胸襟,勾起了丈夫生理上的欲望,大娘也看出了男子的欲望,却仍然知会老七“巡官就要来的”。作为丈夫的权利再次被无情的剥夺,内心压抑的痛苦极度膨胀,男子最后的一点幻想终于打破。“在沈从文的人生观里,生命是人生价值至高无上的尺度。”<sup>[6]</sup>他对人的价格尊严、生存价值抱着极大的关怀,丈夫的形象在遭受一次次压抑中逐渐丰满,蒙昧的男性尊严终于觉醒,第二天便起身就要上路,沉默地一句话不说。无论老七和大娘怎样规劝,他都无动于衷,这

种沉默伴随着他把票子打落在地,捂着脸哭起来,男性的尊严被重拾。人道主义传统的复归,人性的彻底觉悟,让他终于带着妻子回乡下去了。

这样反反复复,男性意识和尊严便一次次丧失在物质的淫威之下。在有着朴质民风的湘西农村也受到资本主义不正之风的冲击,而最让人无奈的不是在贫乏的物质生活面前人民生活的艰辛和痛苦,而是在这种物质冲击之下男性尊严和意识一次次削弱,伦理丧失的面前人性泯灭,男权文化的主动地位已被取代,丈夫也只是物质下的附属品,而这种物质的抽离确是对男性最大的亵渎。

总的说来,男权文化一直被世人看作是封建文化的糟粕,可是这种男权文化在经济压迫下慢慢褪掉了男性的尊严和色彩,男性意识被削弱,其主导地位也被物质所代替,这是可悲的。在这种压迫下,丈夫失去了其在家庭生活中的男性地位,也在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中渐渐失语,这是男性的可悲,是妻子的可悲,也是社会的可悲。“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和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sup>[7]</sup>,从《丈夫》中,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湘西农村,这种悲哀一直在延续,就像是描写的船妓中一直都有新面孔出现,最后,男性意识与男性尊严的复归,让我们又看到了希望,人性终究会战胜愚昧,但是这种男性意识的复归,在经济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妻子随丈夫今天回到乡下,会不会明天又回来,这无疑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6]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岳麓书社,2006:111,134.
- [2]任葆华.灵魂最深处的悲哀与无奈——沈从文小说《丈夫》解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7,02.
- [3]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9.
- [4]田级会,谭必友.《丈夫》在城市底层敞开的身份——解读沈从文的《丈夫》[J].黄冈师范学院报,2008,4.
- [5]朱晶.从人性的蒙昧到人性的觉醒——读沈从文《丈夫》[J].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6.
- [7]沈从文.给一个写诗的[A].沈从文选集(第5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 The Loss of Male-dominated

——Analysis on Shen Congwen's "Husband"

DENG Li-ping, HUANG De-zhi

(Literature Department,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Singing the praises of humanity, Shen Cong-wen's series of Xiangxi novels is almost about the healthy and natural rural life. In the "Husband", Shen shows the tragic life of peasants in poverty in the realistic point of view. Under the economic oppression, weakening of male consciousness brings about the men's aphasia and the double-pressure in money and psychology to husband, reflecting Shen's humanitarian concern.

**Key words:** Male-dominated Culture; Words Defeat; Money Repressed; Physiological Depress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